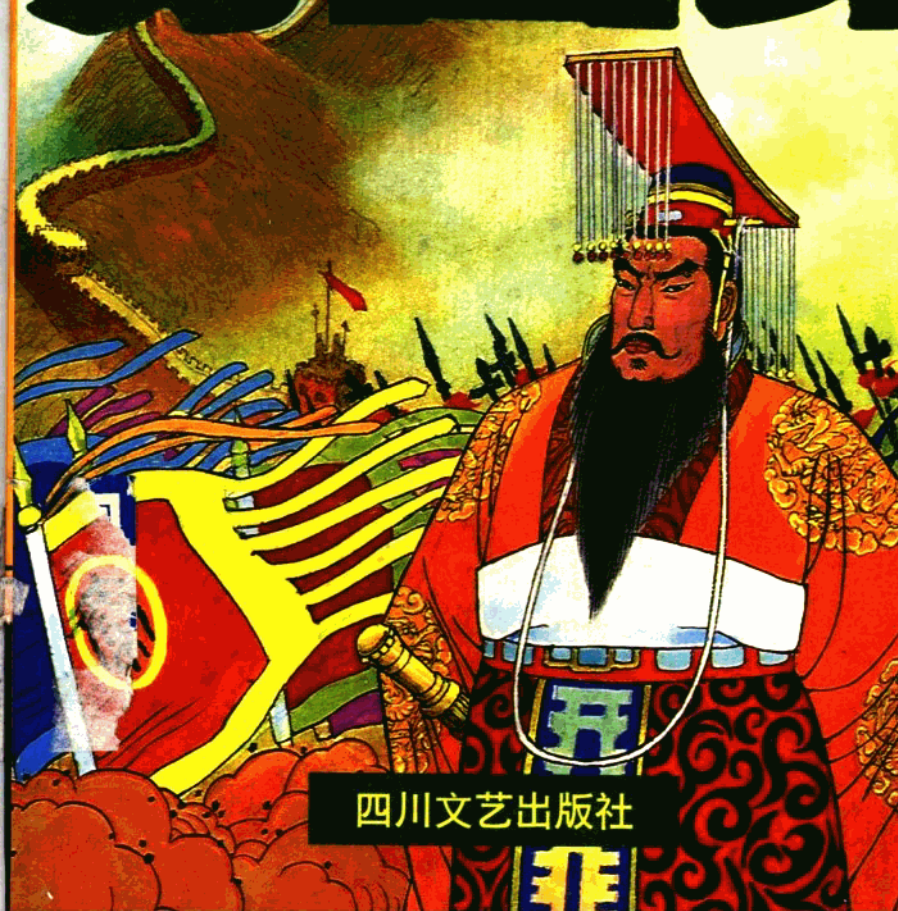


◆ 杨书案历史小说长廊 ◆

风流秦始皇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◎ 风流秦始皇

秦代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：是一个既创造了伟大事业，也产生过惊人暴政的时代。本书以秦代社会生活为背景，气势雄阔、清丽广远地描绘了秦统一中国的十数年间惊心动魄、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，艺术地再现了「六王毕、四海一」、「收兵器、铸金人」、「车同轨、书同文」、「修筑万里长城」，以及「焚书坑儒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，着意塑造了秦始皇、李斯、扶苏、蒙恬、赵高、淳于越、齐姬、孟姜女等众多的人物形象。

杨书案

[作者简介]

杨书案，男，湖南省宜章县人，1935年中秋出生。

195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1958年秋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做过中学教师，文学月刊编辑、主编。1984年开始做专业作家至今。

1957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开始发表处女作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《风流炎黄大帝》、《风流秦始皇》、《风流隋炀帝》、《风流武则天》、《风流李后主》、《九月菊》、《长安恨》、《孔子》等。以及儿童文学作品《智慧老人和记忆口袋》、《侯小密和小猕猴》、《剑仇》、《丁亥青春祭》等。

其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。他的历史小说系列在台湾推出后，引起轰动，成为畅销书之一。这套丛书是首次在内地出版，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策 划：陈建华 蔡忠民
编 辑：金 平 陈建华
封面设计：弥 弥
封面绘画：李万春
责任校对：邓晓于

楔 子

叮当，叮当……鸾铃撒下满街清脆、悦耳的响声。

一个齐国来的富商，率领着一支豪华的车队，在咸阳市上辚辚而行，引得街道两旁人人瞩目。

前几辆是张着珠帘绣帟的舆车，里面乘坐着女眷。后几辆是满车的货物，装载最多的是齐地出产的丝绸，驰名九州的齐纨；另外，也有渤海里出产的各种珠宝。

第一辆舆车的绣帟，不时被掀开一条小缝，从里面露出两只像潭水一样深邃明澈的眼睛，一个端直好看的鼻梁——使人联想起一个美丽女子的姣好形象。

她新奇地打量着咸阳市容，只见街道宽阔，店面整齐，市场繁荣；行人摩肩接踵、熙来攘往。从临淄出发时，人们对她说，秦地是戎狄之国，只重武功，视农桑贸易为末流；又说，秦地苦寒，镇日风沙扑面。总之，在她眼前勾勒出一幅偏僻荒凉的景象。现在咸阳展现在她眼前了，出她意料之外，不但不显荒凉，反而比中原城市更加繁荣。她心里踏实多了，觉得到底不虚此行。

齐国富商叫贾易，他骑一匹棕色的骏马走在车队旁边，前

后照应。他特别关心的是第一辆舆车里面那位女子，不时缓辔和第一辆舆车并行一段路程。这时舆车上的绣帘便会悄然放下，那一对深潭样的眼睛立刻不见了。可是，等得贾易的马刚刚走开，绣帏又悄悄挑开一道缝来，那一对深潭一样明澈的眼睛又闪了出来……。

这支齐商的车队轰动了整个咸阳城。

第二天，贾易在咸阳市上最热闹的地方，摆开了他的货物。那五彩缤纷的齐纨，那耀人眼目、使人眼花缭乱的珍珠宝物，固然招徕了不少顾客；而用车子拼搭的临时舞台上，齐姬的美色和出类拔萃的歌舞，更使行人销魂。贾易和他的伴当们，又要做生意收钱，又要给齐姬的歌舞维持场面，真是应接不暇。

这样一来，贾易的丝绸生意果然格外好，一两天，十来车齐纨就销出一大半。

接连两天在街头搭台歌舞，齐姬的感受也颇深。最初，她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台的。根据她在临淄的经验，这样的演出十回有九回要当街受浮浪轻薄子弟的侮辱，甚至有被豪门权贵见色起意、强行劫走的危险。可是，她在咸阳街头歌舞两天，却全然没有遇到类似的侮辱和危险。街头行人攒集聚观，看到得意处，有人撮口打个唢哨，但没有人近前侮辱她。多次有路过的官员停车勒马观看，也没有一个倚势妄行的。齐姬不觉在心里暗暗赞叹：都说中原是礼义之邦，却不及秦地事事井然有序。

她想起了此行的使命。最初接受此项使命，确实出于无奈，但是，现在她心头忽然朦胧地生出一线希冀……

她忽而载歌载舞，忽而自弹自唱，一曲才罢，立刻得到

满场喝彩。有些喝彩声近乎癫狂，带着下里巴人的粗野，这是她很习惯的；不过，她听得出其中并无恶意，心里也就释然了。中间穿插一些别的女孩子的演唱，掌声就寥落多了。观众的眼睛只盯着她，盼她出场。以后，只要她一上场不等开口，掌声、喝彩声先自起来，这叫“碰头彩”。这是观众给予歌女们的最高荣誉，也是歌女们终身追求、但多数人却一生也达不到的目标。

她真幸运，轻易地就得到了这等荣誉。然而，她似乎并不十分重视这个“碰头彩”，她心中另有所求。

她不时用那对潭水般深邃明澈、使人一见销魂的眼睛，扫视一匝眼前熙熙攘攘的观众，搜寻着此行必须见到的一个人。虽然齐姬从来未见过他，但是，闻名已久，临行时又听人们反复讲过那人的特征；她深信，只要那人在台前，她一定能从万头攒动的人群中，一眼将他辨认出来。

然而久久，她没有看见那个相貌奇伟的人。有的人空有魁梧高大的身架，却没有那种内在的、非凡的气质和丰采，一望便知是凡夫俗子。

她有点失望，想起由齐国动身时的担忧……

“我万一见不到他呢？”

“一定能见到的。”

“他不是深居简出吗？”

“恰好相反，他常常巡游全国各地，事必躬亲。他耳目众多，消息灵通。”

……

齐王就曾经担心她接受不了这样一种方式，因为她毕竟出身名门世家，不是普通民女。

“这样最好，表面上并无所求。明白地送过去，就有点委曲求人的味道了，反易被人看轻，关关雎鸠，君子好逑，等他来求你，那才尊贵哩！”

这些道理，她是懂得的。可是，他会来吗……

第三天，贾易的十数车丝绸卖得只剩三五车了，似乎担心很快把存货卖空，便故意把价钱提得高高的，高出初售价的三倍到五倍。只是，并不怠慢顾客，那招徕顾客的歌舞，照样精彩热烈。

齐纨不足人间贵，一曲清歌值万金。此刻，人们的兴趣也不在购买驰名天下的齐地丝绸，而在观看那位色艺俱绝的齐姬的演唱。所以，丝绸摊前生意冷落，歌台下面却人山人海。爱歌的支起耳朵听歌，爱美的瞪大了眼睛看不够齐姬的丰采；既爱歌又爱美的人，更是支起耳朵、睁大眼睛、踮起脚尖，耳不旁听、目不转瞬地贯注全神。

齐姬载歌载舞表演了一个节目。台下就有节奏地齐声呼唤起来：

“齐姬，齐姬！”

齐姬抱着古筝复又出台，观众马上给她一个“碰头彩”，又是鼓拳，又是欢呼。

她端庄地坐下来，弹起古筝，唱一支征人思妇的歌：

自从良人东征去，
头发蓬松懒梳理，
难道案头无粉黛？
打扮俏丽谁看呢！

齐姬缠绵悱恻地唱着，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丈夫已经东征的思妇。陌上的杨柳青了，咸阳街头的槐树也已抽芽，万物

都在萌动，青春年华，空帏独守，能不怀春？可是，对着案头的铅华粉黛，却懒于梳妆。任它蓬头垢面吧，良人不在，梳妆打扮得花一样姣好，又给谁看呢……

突然，她敏锐地觉出，在凝视她的万千目光之中，遥遥有两道目光格外的灼热，格外锐利。她不动声色地将两道秋波微微一轮，心房不禁怦怦狂跳起来。

歌台边，观众渐稀的地方，远远立着一个汉子，三十多岁年纪，七八尺^①高身材，天庭饱满，虎背猿腰，目光如炬。他并不高声喝彩，但目光中透出的热情似乎超过所有癫狂喝彩的。他炽热中又隐含着冷静和自制，那目光似乎在审视，在探索……

这就是她从临淄出发时，齐王建以及他的臣僚们上百次向她介绍过的那个吗？她的歌声终于飞过重重宫闱，传到他的耳畔，并且终于打动了他的心，把他召唤到跟前来了吗？可是，他的袞龙袍^②呢，前后垂着玉的冕旒^③呢？他分明一身平民的素打扮，青色直裾，青色幘头，能是一个威震列国、怀抱异才的君王吗？

在宫廷里，身穿袞龙袍，头戴晚旒的君王，以他威严直视的目光，能使每一个臣民不寒而栗。在街头，一个普通臣民咄咄逼人的探究目光，也可以使微服私访的君王难堪。

于是，齐姬纤长的手指轻轻揉动琴弦，古筝发出如心弦颤动般的幽怨之声。她明如秋水的目光定定地盯着那个人，口里深情地重唱着：

……

难道案头无粉黛？

打扮俏丽谁看呢！

他并不回避，却用热烈的、含情的双目，迎接齐姬的目光。好一个有眼力的女子，视咸阳满城冠盖如敝屣，却从万头攒动的人山人海，一眼看出了一个非同凡俗的男子！你投我以秋波，我报你以青睐。小美人呀，不要幽怨，案头有粉黛，你就梳妆打扮起来吧，无论淡扫蛾眉还是浓抹脂粉，于你都是相宜的。打扮俏丽给谁看？如果你愿意为我梳妆，我定会倾心相看的。实对你说，着意为我梳妆的美人不少，但我倾心相看的，一个还没有呢……

齐姬暗暗吃惊：好一个大胆的君王，他竟全不回避，一点也不怕臣民把他看破！她原来想使那人难堪，那人倒先使她面红耳热起来了。四目相望，对视片刻，她赶紧羞赧地移开目光。

齐姬草草把一支歌唱完，便怀抱古筝，步入后帷。接着，收琴人篋，径自走进有绣帘遮护的巾车去。无论台下千呼万唤，再不出来。

贾易以为齐姬身体不适，也不做丝绸买卖了，连忙拆了用车辆临时搭起的歌台，收拾起货物，一齐回旅店去。

巾车启动了，齐姬轻揭绣帘，回头张望：车后跟着一长串依依不舍的人流，有人还捏细了嗓子，学着“自从良人东征去，头发蓬松懒梳理……”而那身材伟岸、目光如炬的汉子，被几个彪形大汉簇拥着，也远远地跟着人流，尾随商队的车辆走过来了。她一抬眼，又遇上了他那灼热的、审视的炯炯目光。齐姬不敢看，只悄声催促赶车人鞭马快行。

回到旅店，她的心还在怦怦狂跳，那魁伟的身影仿佛还在眼前晃动，那灼灼的目光仿佛还在热切地凝望、审视着她。

那个久已慕名的人果然仪表非俗，她此行渴欲一见的人，终于见到了！他热切、深情地凝望她，他尾随人流，依依不舍地跟着她。关关雎鸠，君子好逑。看来，他真要屈尊相求了……她心里顿时涌出一股喜悦的热流。

齐姬又有些惶恐不安，他是一位威震列国、性情刚烈的人啊，若是终身相守，能忍受那夏日般的酷烈吗？

齐姬正独坐凝思，贾易敲门进来了，端详了一下她的脸色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，你身子不适吗？”

“我心跳得厉害。刚才弹唱筝歌的时候，人丛中有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盯着我。我瞟眼一看，只见远远立着一个高大的汉子，模样和大家向我反复说过的那个人差不多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秦王嬴政刚才亲自来看你弹琴唱歌了！”贾易高兴得两只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搓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，“嗨，怎么当时不告诉我呢！我也好看看秦王什么模样。”

贾易是一个往来齐秦的生意人，胆子小得很。齐姬心想：要是当时告诉你，你说不定吓昏过去了，还看看秦王什么模样呢！

贾易想了想，觉得不尽可信：“穿的袞龙袍吗？”

“哪能穿着袞龙袍，站在大街上，听一个歌女唱歌弹琴呢？那不把满街人都吓跑了！他是微服出来私访的。”

“你看准了吗？”

齐姬不耐烦回答了，说：“看你翻来复去问个没完，看得准不准，过几天再观动静吧。我累了，要歇一会儿，你快出去吧！”

贾易哪里敢得罪齐姬，连忙退出房去，口里喃喃说道：“上天保佑，但愿齐姬今天看到的真是秦王。”

这一天晚上，齐姬躺在旅店的卧榻上，思绪纷纭，久久难以成眠。

齐姬出生在齐国一个士大夫的家庭里，从小聪敏秀丽，等到及笄之年，更长成为名满临淄，誉倾齐国的第一美女。齐相国后胜闻齐姬之名，托人行聘，要纳她为妾。后胜是齐王建王后之弟，擅权专国，炙手可热；生活上则骄奢淫逸，无恶不作。齐姬一家都是正直的人，素恶后胜的为人，如何愿意齐姬入他的门？可是，慑于后胜权势，又不敢明言拒绝。就在这时，宫中传出话来，要选齐姬入宫，侍奉齐王。后胜得知齐王建要选齐姬做妃子，来个先下手为强，抢先派人将聘礼送到齐姬家里。齐王建得知，心中甚为恼怒，又惧怕王后及后胜在国中的权势，不敢明言。

齐王心想：既然我得不到齐姬，也不能让后胜得到齐姬。齐国正要结好秦国，以求久安，不如借花献佛，将齐姬送给秦王。

可是，怎么送呢？秦国当年就是用送女乐的办法，使西戎王沉湎酒色，而灭其国，拓土千里。据说，秦王从不接受别国送的女乐，后宫佳丽，概由宫官采择。现在明着送去，徒然招秦王猜疑。

但秦王爱美色，也是列国闻名的。不如使齐姬以商女身份随齐商入秦，名义上是随车歌舞，为商队招徕顾客，实际上是以齐姬的色艺轰动咸阳，打动秦王，使秦王亲自来求此女。

于是，齐王召齐姬进宫面谕此事，并嘱咐说：“齐姬呀，齐国是你父母之邦，他日如近幸秦王，你要多多劝秦王，长修齐秦之好，以保桑梓安泰。”

齐王虽未明说后胜之事，齐姬是聪明人，心中一切了然。后胜在齐，一手遮天，为了避开后胜，她只有远走异国。

齐姬有深厚的乡土之恋，故国之情，入秦之后，如若能近幸秦王，自然要为长修齐秦之好，尽绵薄之力；这是不用嘱咐她也会做的。然而，异国千里，人地生疏，前路如何，岂可逆料？但愿吉人天相，天从人愿。

入秦数日，她尽力克制大家闺秀的羞怯，在咸阳街头抛头露面，如一名普通歌女般献艺招徕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果然惊动了秦王，那么，她真的有幸入宫，近侍秦王么……

说不上是喜、是惧，朦胧中齐姬只觉得有一只力重千钧的巨手，把她推向一条若隐若现的道路，她只得半推半就地挪步向前……

次日，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。她刚起床梳妆，就听贾易在房门外催促，那声调带着明显的喜悦之情：

“齐姬，起来了吗？快快梳妆，秦王派使者来，请你进宫弹琴歌舞呢！”

啊，仿佛清晨的太阳驱散了雾气，原来朦胧的东西，顷刻变得清晰了。

齐姬的心怦怦急跳，那么说，昨日台下看她弹琴唱歌的，果真是秦王了！看来，名不虚传，那相貌果然英武；能微服到市上来看歌舞，敢于杂处于百姓之中，也非庸弱之主。

她把房门打开，贾易催促着几个女侍捧着梳妆盒子进房来。女侍为齐姬梳妆，贾易在一旁审视、指点。那神情专注的样子，丝毫不下于他在市上做价值千金的丝绸买卖。这也是一注价值千金的买卖啊！如果齐姬果真能近幸秦王，齐王给他的犒赏绝不会少于千金的。

近年来，贾易通过各种渠道，于行商的同时认真研究过秦宫妃嫔的打扮，以及秦王的喜好。现在，他亲自指使女侍，按秦王最喜欢的样式，打扮齐姬。将齐姬的头发梳成高高的仙髻，据说秦王好神仙，很喜欢飞天仙子的发式。脸上贴花，身上披浅黄银泥④飞云帔，脚上穿蹲凤头履。

门外已经有宫车等候，齐姬梳妆完毕，便由女侍搀扶着上了宫车。贾易也自备了车，随行入宫。

市肆在咸阳城的东南面。穿过几条街道，行了好几里路，车子才到咸阳宫前。

好巍峨的咸阳宫！听说秦都原来在临潼的栎阳，近百年才由栎阳迁到咸阳来。因为宫殿是近代新修的，比起齐都临淄古老的齐宫来，更加新颖、宏伟。宫门前两队武士手执明晃晃、无比锋利的长戟，格外威严。

宫车从两旁排列着武士的甬道上走过，辗得青石路面隆隆作响，向着宫门缓缓驰去。

车子刚刚接近宫门，只听得“当”地发出一声金属撞击的音响来。突然，“呔”地一声断喝，无数把长戟交叉着挡去了宫车的去路。

一位军尉模样的人断然喝道：“检验！”

立刻上来几个执戟的彪形大汉，一个个圆睁豹眼，把车内、车外，宫门上下看了又看，检验了又检验。可是，一无所获，似乎并未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。

齐姬端坐在宫车内，目不旁视，尽力做出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。但是，心却紧缩着，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。

贾易连忙下车来，陪着笑脸，向军尉说明：“大人，我们是齐国来的商人，奉秦王之命送商队中一名歌女进宫弹琴唱

歌的。”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锭黄金来，偷偷塞给军尉说，“大人，你放我们进宫吧。”

军尉推开贾易递过来的黄金说：“知道，知道。我们查验清楚了，自会放行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武士报告说：“军尉，在磁石宫门的顶端，发现一只铁蝴蝶！”

军尉说：“取下验视！”

一名武士轻捷地耸身一跃，伸手从宫门顶框上取下一件东西来，递给军尉。军尉接在手里，端详着说：

“哦，原来是这只铁蝴蝶碰得石宫门叮当作响，闹了一场虚惊。”

托在军尉手里的，原来是齐姬身边陪伴女侍头上戴的一只蝴蝶。齐姬头上插的戴的，非金即玉。侍女头上戴的这只蝴蝶，虽然镀了一层金，而里面却是铁质。齐姬听人说过，咸阳宫门用巨大的磁石砌成，进出宫门的人，身上若带兵器，经过宫门便能查出。这样，可以保障秦王的安全。今日目睹，方知此言不虚，磁石门果有威力，连头上戴的一只铁蝴蝶也被查出来了。

军尉扬着手中的铁蝴蝶，训斥贾易说：“以后入宫，身上一律不许携带铁器！如再违犯，以图谋不轨论处！”

贾易躬下身去，连忙谦恭地回答：“小商知道了。”他曾经用金钱买通一切，但这里的门卫都似乎不敢受钱。恢宏的咸阳宫里，法制森严，金钱显得黯然失色了。贾易也才明白，如果没有这只铁蝴蝶，本来可以顺顺当当随宫车进去的。他后悔临进宫之前，忘了叫大家取下身上所有用铁做的东西，以至招了这场虚惊。

那女侍起初浑浑噩噩，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。待看清军尉手中拿的，竟然是自己头上戴的那只铁蝴蝶，不觉吓得浑身发颤，面如土色；可是她怎么也不明白，自己头上戴的蝴蝶，怎么会突然飞到宫门框上去。幸亏军尉并没有追究铁蝴蝶是谁的，只将为首的商人贾易训斥几句了事。

宫门卫士叫贾易将所乘的车辆留在宫门外，另换宫车随齐姬所乘之车进宫去。宫车一直将齐姬一行送到后宫一座便殿前面，才歇了下来。

立即有小黄门传下旨来：“秦王有诏，召齐商及齐姬进殿陛见。”

齐姬下了车，怀抱古筝，由女侍扶持着，踏着石阶，一步一步登上丹墀。贾易尾随于后也跟了进去。

进得殿来，齐姬抬眼微微向前殿上南面而坐的君王看去，首先遇到的是两道鹰一样锐利，又炬光一样灼热的目光。啊，是他！昨天在街头听她弹琴唱歌的那个人，果真是秦王！¹²⁴

齐姬和贾易走近前去，分别在御座前跪下，行三拜九叩的大礼，并山呼万岁。

秦王赐二人平身。很快，他抑制住眼中的灼热光芒，平静地说：

“寡人听咸阳市令禀报，咸阳市上来了一齐国商人，并一歌女。歌女在市上弹琴唱歌，以广招徕，技艺甚是精湛。寡人于案牍劳形之余，想听听弹琴唱歌，故命宫车将二位迎进宫来。歌女可否为寡人弹唱一曲？”

齐姬起立，衿袂致礼说：“能为大王弹琴唱歌，是小女子的荣幸。”

说毕，宫女已在齐姬面前摆上琴几。齐姬略将琴弦调试

一下，便弹唱起来。她唱的是一支齐地民歌，那是姑娘见到迎亲时的未婚夫唱的：

他等我在门屏边，
帽两边挂白丝线，
缀上红玉更明显！

他等我在天井中，
帽挂青丝两边同，
缀上美玉色泽红！

他等我在那堂屋，
帽挂黄丝入我目，
还缀漂亮美红玉！

齐姬不但嗓音清亮圆润，而且唱出了新婚姑娘既含羞又喜悦的那种复杂细腻的感情。这是歌子中新婚女子的感情，也是此刻她自己复杂的心情。

按照齐国的风俗，男子不亲自上岳家迎亲，所以只有等新嫁娘到了女婿家门，才能看见未婚夫在等自己。彼此早已心向往之，但正式见面这却是首次，那种羞喜参半的心情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此刻，齐姬自己不也处在这样一种境况吗？秦王悦己之情，似乎已溢于言表。齐姬自己呢，来秦的使命便是取悦秦王，入于秦宫，以结齐秦之好。摆在她眼前的，只有这条路；再回齐国，便只能落入后胜掌握之中，而这是她绝不愿意的。那么此地便是她未来的归宿，那坐在殿堂之上身佩美玉的人，便是她未来的夫婿了……

嬴政想不到齐姬第一次入宫，便会在他面前唱这么一支

歌，这的确是一支使青年男子听了极易动容、想入非非的歌子。咸阳市上第一次看见齐姬，嬴政心里就喜欢她了。秦国虽然地处西隅，但他从小就以黄帝子孙自居。传说，黄帝的孙子颛顼有一个孙女，名字叫女脩。有一天女脩姑娘正在门前纺织，忽然屋梁上燕子掉下一个卵来，她就捡了吃下去。谁知道吞下这个卵后，女脩竟生了一个男孩；这个男孩取名大业，他就是秦人的祖先。他是黄帝子孙，所以自幼向往黄帝的发祥地——中原地方；喜欢那里发达的文化，也喜欢那里知礼义、有闺范、温柔美丽的姑娘。

眼前这个姑娘白皙的皮肤，乌黑的头发，乌黑的眼珠，鸭蛋形的脸庞，眉如描黛，唇似涂朱，便是一位典型的中原美女。那琴声歌声婉转轻柔，也带着明显的中原音乐的风韵，听起来格外悦耳。后宫空有佳丽三千，看起来竟无一人比能得上眼前的女子。他听着齐姬弹琴唱歌，一种爱恋之情愈来愈炽烈地在心头升起，他准备传旨收纳这个远道而来的女子了……

突然，他脸上温和的表情收敛起来，他在自省、自责：一个胸怀包举宇内大志的君王，怎么能被一个女子弄得神魂颠倒，而失去了对敌国的警惕呢？

数日前，他得报：咸阳市上来了一支奇异的齐国商队，随行还有一个绝色艳艺，但行迹蹊跷的歌女。为了查明情况，决定亲到市上看看。

他是心怀警惕去的，可是一眼看见台上弹筝唱歌的齐姬，心头的警戒就一下子解除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种温柔的、而且愈来愈激烈的爱恋之情。

不，要冷静，再冷静；审慎，再审慎……